尚書考辨

尚書考辨卷第三

承德郎廣東南雄府通判安邑宋鑒著

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考辨上 復出二篇附

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說經而經亡非篤論也漢儒興絕學于斯文既喪之餘雖復抱殘守缺而一時專門名家濟濟經術斯稱極盛矣上則有明君賢王以大其表章下則有碩士通儒以司其訂正卽有作偽如張霸父子不能售其詐也降此三國兩晉玄風大倡外托清流內釀禍亂禮崩樂壞經典淪滅江左草創殘闕益甚于時梅氏者以其偽書偽傳堂堂奏上知朝廷之可欺也旣無天祿石渠之藏以證其謬又無劉子政子駿賈景伯班孟堅馬季長之徒典校書以燭其奸當是時學者

不見完古文已數百年一旦五十八篇復出莫不爭相傳誦以為古文再見也奚暇計其眞偽哉或講大義或作疏解後生蹈常襲故莫敢瑕疵中更宋齊梁陳詞章學起延及隋唐未能革焉孔仲達定為正義勒布庠序遂成盤石之勢矣然而可以欺一時不可以欺萬世可以欺千萬人肅衆之目不可以欺一二人有覺之心有宋吳才老始克據其文體以識其偽此千載是非之公不泯滅于人心者也紫陽師弟子踵而疑之學者始得倚以為重入元及明詆排攻擊者甚衆顧其立說卒亦莫得要領殆未嘗揆本窮原淺攻其故爾夫作偽有作偽之才與其學若淺見寡聞而欲以武斷折其角適足為作偽者嗤矣誠能發其操襲之原摘其補葺之迹測

其遷就之由暴其悖戾之顯然者雖起九京而問之不知其尺喙安施也　國朝則吾鄉閻先生考覈其最富乎德清胡朏明其次也朱竹垞顧亭林猶未免依違其閒今亦未敢執一先生之言以為論定考惟其據不厭詳辨惟其明不厭博庶讀者展卷瞭然信固難信疑亦無復可疑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剟其為晚出之增益者歟

虞書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

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
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
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
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
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
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
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
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
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
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
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

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
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玆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
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
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
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
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
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
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

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敬考此僞書所作第一篇也孔壁眞古文增多十六篇原有大禹謨一篇遭赤眉之亂而亡但鄭目十六篇舜典之後大禹謨之前尚有汨作九共二題置而不作者

按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各經傳引書與此序關合者絕少奚能徒手出胷臆譔成此十篇邪大禹謨則有論語左傳已下所稱書文事多關禹集合成篇不難爾故僞作自大禹謨始今據愚之所知悉爲表而出之猶可見其苦心搜羅匠意經營之迹云

堯典曰若稽古（皐陶謨同） 大戴禮記禹曰文命（五帝德） 易萬國咸寧（乾象傳） 孟子舍己從人（公孫丑） 莊子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天道） 呂覽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務本） 尸子舜曰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太平御覽引） 戰國策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趙王立周紹爲傅） 左傳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文七年　又夏書曰地平天成僖二十四年

孟子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萬章　左傳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莊八年　又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襄二十一年　孟子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萬章　前漢書傳曰賞疑從予罰疑從去馮奉世傳　左傳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襄二十八年　荀子舜曰維予從欲而治大略篇　孟子書曰洚水警余滕文公　左傳夏書曰成允成功襄五年　老子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曲則全章　荀子不爭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君子篇　論語天之歷數在爾躬堯曰　荀子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解蔽篇　論語允執其中堯曰　荀子無稽之言

不聞之謀君子慎之（正名篇） 國語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

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周語） 論語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曰） 墨

子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唯口出好興戎（尚同中） 左傳王與

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哀十七年） 又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

昆命于元龜（哀十八年） 又卜不襲吉（哀十年） 墨子谷者禹征有

苗（非攻下） 又禹誓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

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

（兼愛下） 國語奉辭伐罪（鄭語） 孟子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萬章） 又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萬章）

淮南內書忠信形于內感動應于外故禹執干戚舞于兩階

之間而三苗服（繆稱訓）

夏書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敬考五子之歌亦在十六篇之數所謂逸書絕無師說者也張霸之作百兩篇采書序左氏傳爲作首尾今梅書亦復如是此篇乃全用序語而襍采左國之文傅會以騁成者

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左傳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襄四年）　國語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周）　又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晉）　新序孔子曰覆民之上凜乎如以腐索馭奔馬（襍事四）　國語王曰出則禽荒入則酒荒（越）　戰國策魯君曰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國（梁王魏嬰觴諸侯）　左傳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哀六年）　國語關石龢均王府則有（周）　孟子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萬章）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攷孔壁增多有胤征其篇久亡于東漢之初惟史記載其序于仲康之世或從安國問而知之或佗有所受乃僞作者即據史記定爲仲康而依傍序文兼徵左氏傳孟春月食二事說成其篇

書序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史記帝中康時羲和云云（文同書序夏本紀）　左傳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襄二十一年）　又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襄十四年）　又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昭十七年）　荀子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君道）　左傳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昭二十三年）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

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敬考仲虺之誥增多所襲也汨作九共之等既不能作則不得不別作以充數仲虺之誥則有左氏傳墨子荀子呂覽所引仲虺語可徵以取信也遂采輯而作仲虺之誥

國語桀奔南巢晉語　史記成湯有南巢之伐律書　左傳而猶有慙德襄二十九年　墨子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非命下　左傳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昭二十八年　孟子書曰葛伯仇餉滕文公　又書曰湯一征自葛始　又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

後我　又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孟子梁惠王　左傳兼弱攻昧

又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左宣十二年　又仲虺有言曰亡者侮

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十四年　大學湯之盤銘曰

苟日新　荀子以義制事君子　又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

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覇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

堯問　呂覽仲虺有言曰器同見驕恣　老子愼終如始其安易恃章　左傳親有

禮　又覆昏亂閔元年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

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

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

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敬考逸十六篇有湯誥司馬遷從安國問得其文載諸殷本紀凡百二十六字是孔壁古文之眞湯誥也乃若以史記不足徵信而倚論語爲重因剽剟論語撰變其辭參以國語墨子而作此篇

書序湯既黜殷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國語先王之令有之

曰天道賞善而罰淫 周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

于皇皇后帝曰 堯 墨子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

治天下 尙賢中 又湯曰朕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 兼愛下

國語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 周 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

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堯曰 墨子兼愛下呂覽順民引湯誓畧同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

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

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

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

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玆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玆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敬考西漢秘府古文即孔壁所發增多十六篇有伊訓劉歆校經猶及見之著其說于三統歷今尚有可稽也

作僞者以旣名爲訓是必伊尹訓太甲之書乃旁摭經傳作此以訓太甲

前漢書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律歷志 論語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憲問 商頌衎我烈祖那 墨子商書曰鳴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虫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明鬼下 新書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君道 孟子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萬章 祭法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召誥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祭義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孝經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天子章 荀子書曰從命而不

咈徵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道臣　論語周公謂魯公

曰無求備于一人微子　又見善如不及季氏　墨子傳曰求聖

君哲人以俾輔而身尙賢中　又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

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衞小人否似二伯

黃徑乃言曰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

順降之日祥其家必壞喪非樂上　論語侮聖人之言季氏　國

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吳　周易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文言　墨子禽艾之道之曰得璣

無小滅宗無大明鬼下　呂覽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報更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

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

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大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

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大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

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敬考增多十六篇鄭目有典寶一篇在伊訓前肆命一篇在伊訓後無太甲也其作太甲者則以大學緇衣表記明述有太甲之文可援爲據而孟子詳載放桐歸亳始末可資以成篇遂識爲三篇以充數云

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大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坊記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左傳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昭三年）　孟子坐以待旦（離婁）　緇衣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

往省括于度則釋　孟子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盡心

又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萬章

表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左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昭十年　緇衣太甲曰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　孟子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滕文公

國語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楚　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和大怨章　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老子慎終如始其安易持章　文王世子語曰一有元良萬國以貞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廸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敬考孔壁增多原有咸有一德而東漢已亡故鄭注緇衣云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然其書當成湯之世故

史記列于咎單作明居之前殷本紀　而鄭注次第直在典寶之前見書正義　徒以成湯雖于揩詞太甲易以成篇乃退其弟于太甲之後而作咸有一德

君奭天命不易天難諶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呂覽商箴曰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名類　又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務本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

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

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民咸仰朕
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
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
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
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
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敬考孔壁十六篇增有原命一篇當太戊之世而無說
命三篇其不作原命而別作說命者原命序云太戊贊
于伊陟作伊陟原命茫然無可指于說命則有國語所
稱與書序合又有文王世子學記緇衣明引兌命書辭
可稽爲左驗雖明與孔違而弗恤也

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無逸其在高宗時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帝王世紀武丁卽位諒闇居凶廬三年不言既免喪猶不言羣臣成諫 太平御覽引 國語昔殷武丁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 楚語 墨子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大臨君下出 天志下

左傳書曰聖作則 昭六年 大戴禮記君子曰木從繩則直 勸學 荀子君子曰木受繩則直 勸學 墨子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

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尚同中　又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明也尚同下　緇衣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又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左傳忠則有備有備無患襄十一年　又士彌牟曰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定元年　尚書大傳詩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周官疏引　國語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楚　又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楚　學記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　又兌命曰學學半　文王世子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學記同　孟子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　又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萬章

君奭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
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
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
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
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凶肆虐臣
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
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
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

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
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
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
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
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
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
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
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
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

俾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敬考伏壁二十九篇本無泰誓武帝時有得于壁內者合于伏書為今文一篇孔壁十六篇亦無泰誓宣帝時有得于河內老屋者合于孔書為古文三篇其古文即析今文而三之後所得不異于前所得也然作偽者不能博極羣書止據漢初習聞觀兵孟津八百來會白魚入舟火復流雕諸故事綴集成篇然亦足欺世而行迹焉漢之行用者且四百年而馬融始得據書傳所見以

疑之疑之誠是也而孰意啓後來作僞之術邪東晉二十五篇無不旁摭經傳以立文而泰誓三篇其發軔之始歟

牧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　墨子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明鬼下　荀子以族論罪以世舉賢君子　大戴禮記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爲民虐少閒　荀子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榭成相　淮南內書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本經訓　墨子昔者殷王紂楚毒無罪刳剔孕婦明鬼下　荀子紂刳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戮無時臣

下稟然莫必其命義兵淮南俶眞本經道應要略說苑權謀諸略同　墨子大明之
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肎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
有命無廖僻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天志中　又于太誓
曰紂夷處不肎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
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非命上非命中引略同　微子今殷
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　孟子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
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
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梁惠王　左傳同德度
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昭二十四年　管子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亦有億萬之心武王
有臣三千而一心法禁　墨子太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
也發罪鈞尚同　左傳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襄三十一年　周語

鄭語引大誓同　左傳吳公子光曰此時弗可失也昭二十七年　墨子昔者殷王紂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明鬼下　又太誓之言也于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夏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時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非命下　國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周　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泰伯　左傳襄二十八年同　又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堯曰　墨子兼愛中引略同、　孟子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萬章　湯誓今朕必往　孟子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滕文公　又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盡心　前漢

書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郊祀志刑法志平當傳後漢申屠剛傳引書略同　史記自絕于天周紀　荀子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儒效　又比干見刳箕子累成相　史記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齊大公世家　淮南內書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俶眞　又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斮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主術　前漢書書序殷紂斷棄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禮樂志　呂覽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適威淮南內書尹佚語略同　孟子聞誅一夫紂矣梁惠王　荀子泰誓曰獨夫紂議兵　左傳伍員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哀元年　戰國策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秦　墨子稱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兼愛中兼愛下引泰誓略同　坊記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

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

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敬考武成眞古文亡于建武之際若西漢則自發諸孔壁獻諸秘府劉子駿見而好之亟稱其文以證諸三統歷東晉作者亦卽采用其首五語傳徵武王軼事傳會

書序之意而爲武成一篇

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前漢書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律歷志三統歷　樂記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 呂覽愼大史記周紀衞世家韓詩外傳淮南內書泰族說苑指武文略同

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　左傳北宮文子曰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墨子曰昔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 兼愛中　左傳曰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昭七年　孟子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

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

漿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滕文公 大

雅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 大明 孟子以至仁伐至不

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盡心 荀子厭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紂

卒易向遂乘殷人而進誅紂 儒效 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

樂記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管子武王伐紂人殷之日決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

大說 版法 大戴記保傅管子大略呂覽慎大史記周紀留侯世家淮南主術道應文略同 論語周

有大賚善人是富 堯曰 前漢書用爵五等而土三等 地理志

論語所重民食喪祭 堯曰 管子垂拱而天下治 任法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

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敘考孔壁所獻原增多旅獒一篇其書則亡東晉作者依書序立義而以國語所載仲尼對陳惠公之文傅衍以成篇

國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使無忘服也魯語 家語辨物史記孔子世家文略同

左傳周書曰皇天無親云云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僖五年

論語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

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敬考逸十六篇鄭目甚具本無微子之命從以誥命之體譔文則易依坿左國擬作足數爾

左傳陽虎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哀九年 國語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魯 祭法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左傳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僖十二年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

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敬考蔡仲之命亦增多十六篇所無也惟祇依述其遺文可貲以作僞則作蔡仲之命云

左傳祝佗曰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蔡其命書曰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定四年　金縢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書序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左傳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僖五年　又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襄廿五年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

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

畀弗畀入畀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庬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無斁

敬考周官者亦孔壁增多所未有也惟前漢百官公卿表序文可用卽點竄仿佛而作周官一篇

前漢書書載唐虞之際云云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于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于堯伊尹于湯周公召公于周是也百官公卿表序 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

二百周三百　文王世子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　左傳昔先王議事以制昭六年　論語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陽貨　左傳詩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襄三十年　荀子安則慮危　又推賢讓能竝仲尼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

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人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敬考東晉作者經傳有文可據則據而作之用以欺曰論者使不疑也君陳有坊記緇衣爲證故雖孔辟所無而毅然作之

書序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國語單襄

公曰而令德孝恭 周 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爲政 左傳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僖五年 緇衣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顏淵 緇衣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坊記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論語無求備于一人 微子 國語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周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

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
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
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
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
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
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
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
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
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
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
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
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

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敬考孔壁藏書有百篇其發壁所得較伏書增多十有六篇此十六篇者首尾完具其他殘簡遺文兩漢猶或有傳故劉歆作三統歷有引用畢命豐刑之語東晉作者以君陳序與畢命序相類既作君陳矣即采漢志之文依序意譔畢命一篇

前漢書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律歷志　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緇衣章善癉惡　左傳

樹之風聲 文六年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大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敬考孔壁亦未増多君牙其見稱于緇衣者號曰君雅漢儒見與序君牙聲相近知其卽爲君牙作者因之作

君牙一篇

書序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前漢書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谷永傳　緇衣君雅曰夏則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鄭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　孟子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滕文公

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

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敬考孔安國所得十六篇具有冏命大史公從安國問得其說載入周本紀而東漢已亡後之傳書序者漸致譌易乃以史不足信而序實可據故謹依序文而作冏命一篇

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作冏命

舜典

益稷

書傳序曰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臯陶謨復出

此篇分堯典愼徽五典已下爲舜典分臯陶謨帝曰來禹已下爲益稷

敬考孔壁增多有舜典一篇棄稷一篇今不能創作其

文而分析充數其亦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之

故智與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

乃命以位

隋書曰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

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于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

鄭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國學經籍志

陸氏德明曰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内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已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原注孔序謂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孔傳堯典止說帝曰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爲堯典故取爲舜典）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于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又曰舜典第二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

又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
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
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
之于王注無施也竝經典釋文

孔氏穎達曰梅賾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
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于大航頭得而獻之議
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隋開皇購
求遺典乃得其篇焉

又曰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
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爲舜典
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傳
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

劉玄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尚書正義）

敬考自漢武迄東晉餘四百年而梅書始顯自東晉迄蕭齊垂二百年而舜典始備夫大航頭非傳經之地買得無授受之人當時之寢不施行者人知其僞也然僞而不滅久且亂眞隋人之購得曾不聞梁武之議乎唐人之義疏胡不如元朗之出之乎（又考梅書已删出舜典而云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者蓋自慎徽已下但有經文而無傳方興所上不惟篇首二十八字并統篇之傳皆是也釋文直云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夫作僞已得主名而辛行用之者仲達過也）

大戴禮記舜曰重華（五帝德） 商頌濬哲維商 易文言天下文明 商頌溫恭朝夕 大雅王猷允塞 老子是謂玄德（載營魄章） 淮南內書舜執玄德于心而化馳若神（原道） 史記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于位（伯夷列傳）

徵考右梅氏所上二十五篇與姚方興二十八字皆偽作者其于經傳所引逸書之文采錄殆盡而遷就補苴之跡有目所共睹爾故分句讀之則見其格言懿訓亦孔多矣又喜其平易近人也其得託于經久而不敗者良非偶然然苟合而讀之則未有不疏罅立見者郝楚望輩以文事痛加詆訶而閻先生等毛舉擿索攻擊惟恐不盡今亦未敢全載惟其中有事所本無而頗足亂眞理所難據而頗能害道所謂戾于本經與戾于他經者則辨之不敢不詳云